

回首

执笔逐梦赴山海

□王红波

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,是“十五五”开局之年。循着“山海寻梦、不觉其远”的殷殷嘱托,回望我从军营扎根闽山闽水,以笔墨赓续初心的半生旅途,跨越山川、辗转南北的追梦点滴,尽数凝在案头笔墨与珍藏的老物件之中,这便是独属于我的山海追梦故事。

书桌木柜里,除了相伴多年的军旅日记本,还妥善收存着一块父辈留存的老式上海牌腕表,秒针日复一日规律滴答,用时光刻度丈量我一路走来的奋斗轨迹。年轻时,身披戎装远赴东南沿海服役,十几年军旅生涯,让我在山海之间淬炼责任,堤坝抢险、海边驻训的日夜,是追梦路上厚重的底色。

记得转业到地方工作,参加军转干部岗前培训时,有人觉得理论学习枯燥乏味,我们便走进华侨历史展馆,驻足侨批专题展区。一页页泛黄的侨批,字里行间

满是海内外侨胞心系家国、跨越山海捐资建设故土的赤诚,“心系桑梓、守望家国”的文字直击人心。我们促膝畅谈,从侨胞漂洋过海谋生计、倾囊助力家乡建设的故事聊到新时代基层履职使命。培训结业,我们小组的调研论文获评优秀,我特意在扉页落笔:不同的战场,同样的冲锋。

这本锁在抽屉里的军旅日记,是我提笔写作的灵感源头,纸页边角写满军营日常,其中一页手绘简易地形图,标注早年协同加固堤防的点位,附注心愿:此处当留印记,铭记平凡人的默默奉献。告别军营后,我重拾笔墨,立足泉州海丝热土进行文学创作,把海训场上战友被海水与烈日灼出盐霜的脊背,写成“日月海浪锻造的奋斗铠甲”;把台风夜里炊事员怀中的保温桶,化作藏着集体温情的人间暖意;把展馆里一纸侨批,落笔成“薄

纸载乡愁,寸笺扛家国”……我的创作灵感源自珍藏物件:祖辈留存的老勋章、军营海训旧照片、日常审计工作底稿,还有那静静摆放在桌上的上海老手表。这些带着岁月温度的物件,都是代代相传的精神接力棒。

受常年自律的军旅作息影响,如今我依旧每日清晨五点半起身,抽出一小时阅读才上班。我走遍泉州山海街巷,寻访海丝遗存、侨乡旧址。站在崇武古城滨海石墙边,我想起沿海百姓守望家园、携手共建家乡的过往。家国责任从不是遥远的口号,百姓守好生计、建设乡土,公职人员立足岗位履职尽责,青年潜心勤学锤炼本领,便是普通人最踏实的报国追梦。

去年冬日,昔日一同防汛筑堤的老战友

友远道而来,送我一枚刻有年份的执勤哨子,清脆哨音勾起无数并肩奋斗的回忆。当夜伏案,看着手边上海牌手表平稳走动的指针,豁然明晰,多年写作,本质就是把一代代普通人扎根乡土、逐梦山海的坚守落于纸面,让平凡奋斗经历落地生根。褪去军装不丢初心,平凡日常便是终身坚守的追梦征程。

从故土到泉州海丝古城,从军营嘹亮哨音到案头点点笔墨,跨越千里山海,我的半生,始终在用文字记录普通人的奋斗足迹。我认为,所谓精神传承,便是接过前辈奋斗微光,以自身点滴努力,把责任融入日常、把梦想付诸实干。在平凡的岁月里坚守初心,在漫漫追梦路上步履不停。



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自由时间的态度,就是他的生活态度。

天伦



二十年后的“礼物”

□赖东胜

回到老家,一时兴起,翻找小时候的旧物件,翻出三张泛黄的童年照片。一张是四岁时,我推着坐在手推车里弟弟;一张是六岁那年,我和三个小伙伴坐在四方轿里闹元宵,扮作四大才子,父亲拍下了那一刻;还有一张,是读小学五年级时,父亲执意带我弟弟去镇上的照相馆拍照,我心里不大情愿,却拗不过父亲的坚持,这也是我童年最后一张留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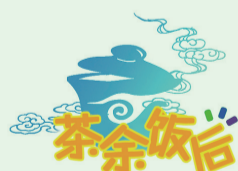
年轻时埋头苦干,只顾着眼下生活。后来我也成了父亲,反倒常常追忆自己的童年,可记忆零散模糊,童年的模样离我越来越远。

某天,还不会走路的儿子在床上翻滚,流着口水朝我笑。那一刻,我忽然生出一个念头——帮他记住自己的童年,欢喜或是委屈,这些人生最初的片段,都是独属于他的珍贵回忆,何其美好。我开始用手机记录他的点滴日常:抓拍有趣瞬间,记录平凡生活,拍下他调皮捣蛋的模样,也留存他认真练习的身影。上学路上蹦蹦跳跳的背影、背诗词时手插口袋的自信、犯错罚站后满脸委屈的神态……全都是我舍不得漏掉的画面。不知不觉,手机内存一次次存满,我便定期整理,每间隔一两个月就把素材导出存入电脑、分类归档。按年月日建立文件夹,标注清楚拍摄时间、地点与事由;班级微信群里老师发布的孩子动态,我也逐一截图保存。

整理素材格外耗费时间,常常一下午转瞬即逝。整理到中途总想歇一歇,可望着逐年累积的文件夹,又耐下心来继续。有时点开近万个文件夹随意翻看,密密麻麻的照片,滑动鼠标的间隙,思绪总在过往回忆与来日期盼间来回游走。我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这份专属的“童年记忆”,也曾受过一两回惊吓。一次电脑突然黑屏,我下意识“呃”一声,心瞬间悬起,怦怦直跳。连忙重启设备,等待开机的片刻,只觉得头皮发麻、脑袋嗡嗡作响,生怕多年的影像悉数丢失。万幸只是小故障,第二天我立刻添置一块移动硬盘,备份以防丢失。

有一回,儿子凑过来想看看自己小时候的影像。我握住他的小手放在鼠标上,教他逐张翻看属于他的过往。“爸爸,这是小时候的我吗?好多事我都不记得了,那时候我也太傻啦!”孩子笑着对我说,“那是可爱。”话音落下,我用胡茬轻轻蹭了蹭他。他的小手慢慢挪动,稀疏地点着鼠标,舍不得停下,看完没过多久,他多半又会忘掉儿时的模样。

时光永远走在记忆前头,或许二十年后,儿子早已忘了曾靠在我身边翻看照片的这个午后。但总有某个时刻,他会打开电脑,点开那几只盛满童年回忆的文件夹,一张一张地翻看——看看某年某月某日的自己,是在哭,还是在笑。



趣味冷知识

“万卷”该有多少书

人们常用“读书破万卷”形容学识渊博,其实古时“万卷”并没有想象中浩繁。“卷”原指编联竹简,单卷竹简篇幅有限,短卷文字仅相当于如今书中一章。杜甫笔下的“万卷”,是虚指博览群书,并非确指一万卷典籍。

“五毒”原本是良药

大众熟知的“五毒”多指蝎蜈蚣毒蛇,而最早的“五毒”实则是治外伤的猛药。《周礼·天官》记载:“凡疗疮,以五毒攻之。”此处五毒为石胆、丹砂、雄黄、礞石、磁石。五味矿物经冶炼加工,药性峻烈,可借毒攻毒。

“千金”最早指男儿

“千金”一词最早见于《南史》。南朝谢朓幼时聪慧,十岁便能撰文,其父谢庄当着宾客托背称赞:“真吾家千金也。”彼时“千金”用来夸赞才德出众的男子。直至元明时期,词义转变,才成为对他女儿的敬称。



诗语速写

□杨金中

披着晨光,妈妈用平板小推车拉回两袋青桔  
接下来的时间里,她要给它们打孔、掏芯  
留下散发着幽香的果皮

厨房里,早起的妻子正在忙碌  
她一遍遍擦拭,那些幽暗的家具  
试图通过漆面的光洁,达到心灵的自洽

婴儿车上,儿子静静吮吸着手指  
有时兴奋地挥舞小手  
作势拥抱着,这新生的世界

喜鹊在屋后叫唤,我自顾自喝茶

阳光洒在稻田上,微风送来青草香

我们借助生活中,这些庸常的细节  
参与了各自的一天



(CFP图)

桑葚红

□王剑锋

的低矮处都是一些红的、白的和红白相间还没熟透的桑葚,要吃到红得发紫的桑葚必须上树才行。

我不由叮嘱树上的男孩要小心。但见他双脚站在树上,一手攀着头顶上的桑枝,一手在仔细挑拣那些红得发紫的桑葚。霎时,口舌生津,我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。我站在树下,触手可及摘了几个略微紫一点的桑葚,丢进嘴里,一股酸甜的味道直抵喉底,暂时镇住了心里的馋虫。

这一幕与我小时候到亲戚家摘桑葚的情景何等相似,那个时候,为了吃几个桑葚,要跑到隔壁村的亲戚家去摘,那是奶奶的娘家,去的次数多了,我就不好意思起来,会缠着奶奶陪我去,让奶奶帮我说话。那时,我也养蚕,吃完了桑葚,还顺便带摘一大袋的桑叶来喂蚕宝宝。

我不知为什么小时候会那么馋,最令我难忘的是,有次我把摘回来的一大袋桑葚全都吃光了,吃完不久,鼻血就流了下来,吓得妈妈连忙把我送到医院,医生说是我吃桑葚过量引起的,还说过量食用可能进一步引发其他症状。全都是嘴馋惹的祸。

春夏之交是桑树生命力最为旺盛的时节,红的、白的、紫的、黑的桑

四季



屏水的早晨

□杜珊虹

博物馆里,摇篮、簸箕、锄头等熟悉的老物件映入眼帘,儿时的记忆,像一部无声老电影,在脑海里一帧帧清晰回放。

我的母亲教书育人,父亲是军人,常年驻守部队,只有年末才能回乡探亲。

祖母是家中顶梁柱,她二十多岁便守寡,独自一人含辛茹苦拉扯大三个孩子。印象里,家中仅有两间屋:左侧一间隔成两半,前半间父母与妹妹居住,后半间归叔叔婶婶;右侧小屋是我和祖母的住处。屋后祖母搭了一间简易厨房,一日三餐都在那儿操作。

祖母房间角落,常年整齐码放着各式农具:竹耙、锄头、扁担……静静倚靠墙边,如同陪她劳作多年的老伙计。

我八岁那年冬天格外寒冷。一连多日清晨,门前草木都覆着一层晶莹发亮的白霜。只记得那段时日,手脚冻得通红,几乎失去知觉。一日清晨,我尚窝在暖和的被窝里熟睡,耳边隐约传来祖母

的呼唤:“快起来,咱们去应水。”

我费力睁开惺忪睡眼,看见母亲和祖母正忙着收拾农具。桌上油灯摇曳着微弱光晕,映出两人的眉眼。

凌晨四点多,寒风如刀割般刺骨。祖母一手提着应水桶,一手紧紧牵住我的小手;母亲同样拎着一只应水桶,肩头还扛着锄头。我们踩着清冷月色,缓步走在蜿蜒的田间小道上。

抵达塘边,母亲放下应水桶,扛锄头下地。她疏通淤堵的沟渠,加固松动的田埂,理顺整条输水通道后,才折返塘边。

祖母站在水塘低处,将自家应桶一端的两根绳牢牢绑在石块上,另一端握在手中,开始应水。她将水应入一个人造的小坑中,而我和母亲则分别站在小坑的两头,各自拉紧另一个应桶的绳子,合力将小坑里的水往上应。于是,清澈的水流便顺着母亲刚刚疏通的那条水路,源源不断灌进自家稻田。

只看见应桶口朝下,快速扎入水面时发出的“咚”声,短促而有力;倒水时,应桶被抛至高处后口朝下,水顺势倾泻而出,发出“哗哗”的流水声,持续而流畅。两个应桶交替工作,那声音仿佛是一曲动人的田园交响乐。我们眼前,银色的水帘从池塘往上“流”,一叠再一叠,和着那“背景音乐”,其壮观程度,丝毫不亚于山间的三叠瀑布。

不知忙活了多久,公鸡此起彼伏啼鸣,天色缓缓透亮。母亲让我停下歇息,独自去田间查看水田水量。等她折返,我们三人满身薄汗,这才收工回家。

归途炊烟四起,偶尔有小黄狗沿路慢慢悠悠闲逛。叔公早已在家门口劈柴,他家小花猫蹲坐一旁,静静观望。

到家后,祖母放下应桶便去热稀饭,想来她不知凌晨几点就提前煮好了早饭。

我和母亲匆匆吃完早饭,一同动身前往小学……

课业之余,我常跟着祖母、母亲下地劳作:插秧、除草、应水、割稻、晒谷、碾米……一幕幕场景,时至今日依旧历历在目。

祖母早已离世,去年,母亲也永远离开了我。

可她们躬身劳作的身影,化作我记忆里那两叠永不干涸的“瀑布”,在心间日夜流淌,生生不息。



美食

美味三合面

□郑亚鸿

那天,吃饭时,我突然想起三合面,问老伴现在还有三合面卖吗?老伴反问:“你想吃三合面?”没想到第二天,她就带一袋三合面,说是在超市买的。于是,我又尝到久违的三合面滋味。

“三合面”流行于泉州一带。据说,明代戚继光入闽打击倭寇时,泉州老百姓为支援戚家军,把炒熟的葱头、芝麻、白糖掺入面粉中,作为干粮,方便战士们随身携带食用。其制作过程是将面粉用微火焙炒,不停地翻动,炒至呈微黄色时,盛入盆中晾凉、捣散;再将猪油倒入锅中烧热,放入切碎的干葱头,炸到

呈金黄色时捞起,留油待用,并将芝麻放炒锅中炒熟研末;最后将焙炒过面粉加入白糖、葱头油、芝麻末一起混合,搅拌均匀即成三合面,晾凉即可食用。食用时将三合面放入碗中,用沸水冲调均匀,那葱头香、油香、芝麻香便喷薄而出。三合面方便食用、香甜可口、健脾补胃、老少皆宜。

在物资匮乏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,三合面还是比较奢侈的食品。除了家境尚可的家庭会自制以外,嘴馋想吃三合面,也可以到街头找小摊贩买,记得是一毛钱一碗。我母亲在家里自己做过三合面,也

在街上买过。有时放学回家,饭还未煮熟,肚子饿了,冲泡一碗香喷喷的三合面,那真是极大的享受。

带着家乡的三合面,我第一次出远门奔赴首都北京。

那是1966年,到北京要坐三天两夜的火车,车上不提供餐食,需自带干粮。我和很多同学带的就是三合面,火车到站,有开水供应,方便冲泡三合面。车厢内人多拥挤,大家就在车窗边接开水冲泡。开水一冲,香味便溢散开来,以至于车站的工作人员也对这些“面粉”啧啧称道,询问是怎样制作的。

带着家乡的三合面,我奔赴德化山区插队。

1969年上山下乡时,我的行李中就母亲为我准备的三合面。此后每逢回家,离开时母亲总会准备些三合面让我带上。繁重劳动收工回来,肚子饿得咕咕叫时,冲泡一碗三合面吃下,那滋味、那感受,比现在吃山珍海味还痛快!同时,一股思乡之情油然而生。

如今,随着物资日益丰富,三合面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与舌尖。在街上售卖三合面的小贩也消失了。但在我看来,它依然是家乡一道不应被遗忘的美食。